

八

編

類

纂

入編類纂卷之一百九

左編

地類

治河大要總考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或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思可鑒已一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關座

行天亦止。四。附。身。源。嘗。小。聯。前。此。張。秋。之。決。廟。道。
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
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
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
北。斲築堤。捲掃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
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
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
諸湖。以淤而淺狹。引河之議。或以慮此。然國計所
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藝
而限以斗門。滂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

運易于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人，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無處且夫取資黃河，不過爲濟二洪之險。今于二洪無礙，卽其北徙，害其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急之工。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自臨清而北，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

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爲所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抵于湖水過沙亭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卽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

六漕治法

自潞河順天津爲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爲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咀又自南咀順出茶城爲閘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爲河漕宜數治自睢陽

踰高寶連瓜儀爲河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
口以入于杭爲浙漕宜間治夫白漕從密雲而南下
霽十日則平沙彌河雨一日則泛運辛急則挽舟又
急則直易舟耳其節短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宜
治也衛漕渠甚歛而流甚深渠歛則流專流深則渠
利故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萬曆前
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即西注者微西注微則不能
七灌北三灌南二百年春夏水竭往往閘漕不能續
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坎河旣灘乃驅汶全流于春夏
之交閘道遂溢直時啓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少治也

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之以專其流，隨流堤之以
若其性。運畢則修以清漕，漕畢則消以待運。故其法
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脹，閏
而決隄。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則不可涸之
又不可。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或在潤，或在
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踰年一深通之耳。故其法
以間治也。若孟津而下河，運之崑崙也。運所不經，若
勿治可也。然修身者能不修崑崙乎？法反宜急治。襄
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經，若急治可也。然藥
病者能先藥頭顱乎？法反宜勿治。夫理餉道者，其猶

理氣血乎。閘漕漸漕。患在氣血之不足。宜補之。使贏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

平水

曰減水閘。閘牖也。甃石實砌。立水摯曰平水。礎礎達也。礎加圈如橋曰斗門。斗小也。楊太僕最畢湖東營。得其意未悉其制何也。啓閉由金門。木牖資弊端實。礎一成不易。均之洩水利害頓殊也。王端毅公恕造減水二十四閘。夫豈無利于國。不便于民。顧創造于前。陳水部毓賢。柱史戴公金。王公鼎。聞人公銓。抑豈無見。

名田

鄧艾墾淮陽荒廢爲屯築塘灌溉幾成陸海王介甫議墾大湖後人開白茅港輸海遂成蘇松之富虞集議瀕海沃壤募浙人種稻至脫脫始墾直沽遺海口之饒

治河總論

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其繫

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爲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二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

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津。至于大伾。折爲二渠。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浚。而就平地。則分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明興九河之迹。旣遠。然其始

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淮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入閘，開渠二十

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濬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濬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濬計而

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道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爲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入于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

八
卷三十一
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爲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即達于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于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總論

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買讓所謂

徒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
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夫興天下之役而
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
惜而功不成則其所以用乃所謂費也

加河

加口河從馬家橋入徽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
于利國監經蠓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
難焉徽山諸湖水中不可隄一也梁城侯家灣葛盧
嶺皆數十也頑石不可鑿二也礪石水中隨撤隨合
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

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
加河卽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加河成歲治之而徐
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
五也計鑿良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
河五百年之費況未必成六也

漕運考

程順曰禹貢冀州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
賦皆以達河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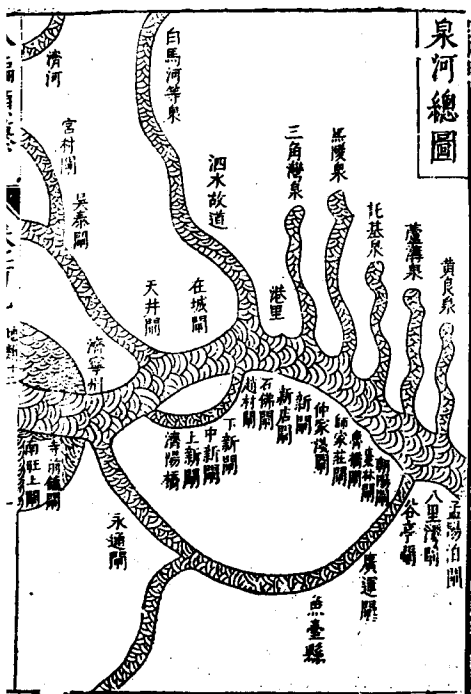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卽達京師也然叙水路于貢賦
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

漕耳

按沙河卽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陰故道。于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于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今

率
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肺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
原者始甃以甃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
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甃土

泉河總圖



白馬河等泉

泗水故道

三角灣泉

黑樓泉

蘆溝泉

黃良泉

宮村關

吳泰關

天井關

在城關

港里

石佛關

新店關

新關

仲家樓關

師家莊關

廣橋關

孟莊關

朝陽關

濟寧州

寺前橋關

南旺上關

濟陽橋

上新關

中關

下新關

永通關

八里潭關

孟陽泊關

谷亭關

廣運驛

魚臺縣



汝河

洗河

汝河

夏津縣

恩縣

汶上縣

東平州

分水

博平縣

東阿縣

臨清縣

臨清縣

武城縣

德州

梁山縣

東昌府

新開縣

新開縣

德縣

清河縣

新開縣

東平縣

梁山縣

南旺下關

開河關

南旺分司

北河分司

南旺湖

通濟橋關

堂邑縣

平安鎮

壽張縣

德縣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係城所分汶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乎堽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派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

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
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

東泉總圖



圖頁集

卷二十一 地理十三

上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爲主以其能出雲爲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于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旣瀦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數菹茹之區耳。今自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蒞焉。可謂知所重矣。

南旺總論

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游。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泉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不同。輸將之途亦異。惟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稷大略相同。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

洪五湖之險。河淮湍激之虞。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御合流。直趨天津。則與達河以達帝都者。亦殊途而同歸矣。

各處當治河渠總叙

盧溝河 出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廬宣德弘治間嘗

命官修治

滹沱河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大通河 在京城東。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

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河 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

入籍補錄 卷之三十九 古
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舖置夫挑浚

蘄州 蘄州軍餉國初海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
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清至直沽入海今爲
運河

會通 無源元自安民山開通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
屬于衛賜名會通

沁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
山與濟源台流至徐呂二洪景泰間于黑洋山北黃
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

汶河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入海元築壩

遏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永樂間復壩于東平州

戴村汶盡入漕

至分水龍王廟四入南流六分北流

南有洸河亦入漕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

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

石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

甃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

築

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隄永樂間于湖內築

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

皆運湖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石堤遇壞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堤三十餘里舟行湖中被

風觸堤往往破壞弘治間于湖東開一河以避險名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又用磚修築東岍

浙西諸水

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

江常熟諸縣多被滄沒永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之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瀑布泉懸百丈岷而下卽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中西來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北逕安丘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濰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濰蔣桑欽所而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

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
滌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
大

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羸汶
柴汶牟汶晉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鹿園萬表論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
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
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
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阻議者謂爲黃河
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
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

淤是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
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沛地勢隆擁往年
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滄泥
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
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降
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
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此
徐水之通塞實本黃河之贏縮非關于河之改流也
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溝
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

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

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卽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卽欲死矣。此非今日潛河之喻乎。

濟漂辯

孟子云。滄濟漂而注于海。蓋濟水出于秦嶽諸山。至王屋山始大。在沆地。初名沆水。自沆入河。至于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漂卽濟水泛溢湍漂無涯。因名曰漂。非濟自濟而漂自漂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

于海或曰漯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濟河源流

附

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秦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

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漯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即漯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

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韋丘會清河又會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宛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樂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爲大清河自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又按酈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榮水三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

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出澗水，所出澗，沈聲相近。蓋一水也。沈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動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郟道元爲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于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謂靈異者皆謬謬也。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

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若干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有災，折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達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

爲疏便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泇河

泇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卞莊站

國初

立站今廢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

南芙蓉山下香粳鍾故古稱琅琊之稻卽此西泇出

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

又有魚溝

水出浮丘山合于此故名三合南貫四湖漑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

入于泗謂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

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
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
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卽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
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
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
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之

膠河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礮山也
北經密州東北鹵山古名五弩山鹵水入焉

寰宇記
膠水出

密諸城縣東崆山或亦
曰膠水出鹵山皆非是

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濰

都灤者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卽古

獫養澤也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上

出注新河

張奴水一名墨水水則有張奴店

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

入海者膠水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爲經流新河者至

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

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治海口數年而

罷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

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

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

海自遼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
歲久盡塞近主開復并于馬家濠鑿山麓通海欲從
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通漕問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
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
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
把郎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
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
舟尚不能行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
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去沙僅二尺路只
二里沙堆積岼上大湖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

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至隆慶五年勘测皆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汨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

足恃秋漲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

圖書編 地類

河運海運總叙

自前代建都以來東南以海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遼海肆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涼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

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文莊計漂溺之
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
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
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
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
舟載米千石用 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
人此殘虜之所忍于華人也奈何華人也忍于華人
哉

海運考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至元

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壁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出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大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宋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

楊子江開洋落朝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緣水經黑
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
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
加朱爲浙江叅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
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
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
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高師稱便
逾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揚材馬頭凡一
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
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

朝洪武三十年猶放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會通河成。始不復講。

昔元人海運之有損壞。以其起自太倉加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又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

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以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佑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夫三門之險天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

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用之所不得望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隸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何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閩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

幾正南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

一計程限

夫浙直大海橫亘千里兵艘販舶晝夜相續朱清張瑄所經略無遺慮矣驚遊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修而復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舊此其利害亦彰彰著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墜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剗開一道以

接之、

四海附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在廣南爲南海人
人得而見聞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跡所及西境流沙
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
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
帝事遠有効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
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比于是條支之西有海
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
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西海之西又有大秦

即波斯國

人與商人皆嘗往來若北海則又其遠如霍去病之
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
皆爲匈奴所幽冥諸北海之上唐史曰突厥部北海
之北更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稱四海
者實環夷夏而四之矣若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
海蒲類海居延海此類雖與海竝稱實衆水鍾爲大
澤故以海爲名耳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
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居延爲海矣

渤海辨

海岱惟青州所爲東北跨海西南距岱跨小海也本

石渤海亦謂之渤海海別支名也蓋大行恒嶽大微

之山循塞東入朝鮮

今高麗

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

平州碣石南至登川沙門島是謂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謂九河之地淪爲小海然則唐虞之時青州跨海者跨何海耶又爲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二州北境有荒漠棄地爲海所漸而歷代信史不之書耶蓋因委九河于海中指碣石在海外遂有此論古兗之地自濟南以西北包濱棗滄瀛帶雄鄭匹襟深冀南遶曹濮東括魯鄆四至亦不狹矣在春秋戰國其地瓜分從後世

小之未詳考也。今齊境東南則日照卽墨膠州正東則寧海登州皆岼大海東北則萊濰昌邑正北則博興壽光西北則濱棣二州皆岼渤海云。

海防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津舶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

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劄于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舶自福取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

加意其外石靖海甲子門海澳雖視柘林稍次而舟師防禦又可少懈乎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連廉而廣州中處故于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滄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

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其勢必立厓門塞門海萬戶山綱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

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竝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滇渤。

電所轄一帶海澳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
爲本府之南翰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淇
州瀾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
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
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
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劄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
海寇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
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備倭之制若白沙石
慶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注
叅將于厓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衰弛

凡此皆西路各一府中又各有一府才
一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
國初起發居民遺業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
以聚舟其大視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
嚴倭船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
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
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鋪板而陳所
置甚為清淮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于海
濱沉滅其舟則峴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福建事宜

二、四、月、東、南、風、汎、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灣、
云、蓋、恃、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
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
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于、外、嵎、嶼、乃、五、灣、
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嵎、嶼、安、邊、等、哨、守、之、兵、
若、先、會、兵、守、此、仍、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泊、
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
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灣、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圍、頭、峻、上、乃、
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

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
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漕
州等處在小哩則有海澶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
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
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木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
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
爲第一義况一海喘息相連閩賊亦浙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湧水寨乃江夏侯所設俱在
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曰崑嶼烽火門南日是已其
舊寨一一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
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
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
下八山等處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
至見不迫信國遠矣

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
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與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
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卽爲肅清若福建漳泉等

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
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
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價銀不過叁分
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
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
之徒貸貫通番愈逼愈熾莫若因其勢而利道之督
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爲編號富者
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
裝載貨物納稅日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
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

命之來。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毆括海。居東面。右爲福建。居南面。福寧尤常。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左中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皆屬焉。正統間。焦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福洋五寨會哨。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

無不備矣。由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垵小垵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于此。

海上有三山，澎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爲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爲水國焉。今南澳有重帥，每壇有遊兵，獨委此海賊，豈計之得乎？惟就浯銅兩部各量損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慎簡材官，部署其衆，往守之，又就漁人中

擇其黠而力者署數人爲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俘獲賞倍內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亦倍之則漁人皆兵矣三山之犄角旣成五寨之門戶不益固哉。

浙江事宜

一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始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乃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

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卽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一失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樹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澣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釋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

道也海防莫急于舟師四叅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許衢等山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隄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沱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

直隸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
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斨

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孺分有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了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了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于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叅將統

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于揚舍所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部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

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北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埭水路自清溝喻口既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

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

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